皇清奏議

請補常平原額疏乾隆十年　萬年茂

廣西道監察御史臣萬年茂謹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查各省常平穀石自順治年間即經建立倉儲百年之內

列聖講求經理備至我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無日不己此事上廑宸衷惟恐倉儲有名無實節年

諭旨多方籌畫各省倉庾漸次充盈此誠建萬世之長策躋斯民於仁壽也臣伏觀各直省出産穀石一省之數歲至十數十萬餘石而常平積貯天下合計纔共二千八百餘萬石是常平額貯數目不可謂多又經百年之久我皇上十載憂勤日積月累始臻此數其求之不為不難臣近見戶部行文各省內稱平糶米穀係秋來買補還倉但各省因價值低昂不一是以有全

行買補貯倉者亦有買補不足咨請展限者今捐監已歸本省收捐本色彌補倉儲漸次充裕即有緩急諒足敷用則各省存貯平糶價銀即可停止採買將未買實存銀兩數目務於今歲造報冬撥之前報部以備酌籌辦理等語

臣再四細繹雖未深曉部臣之意但據稱停其採買實存銀數於冬撥之前報部臣愚緦緦過慮竊恐即以此項銀兩為撥充兵餉之用將來倉廪空虛所關非小查常平額設大縣三萬石中縣二萬石各省定數尚多不足然現在實貯州縣每年平糶利益甚大加以借給籽種給養孤貧一切賓政取給其中需用亦廣語云有備無患倘遇地方一時乏食他處之米接濟不及鄉民嗷嗷萬十成羣入城呼籲地方官或賑或糶小民各得升斗即時立散俟他處接濟米來人心易安夫貧民有恃不恐境內富民亦以餘

穀照常售賣設無倉儲一項富民不獨居奇彼見貧民洶洶蜂聚懼生事端不敢顯然出糶故倉穀一裕民穀自可流通亦相因之勢也今若停其買補則糶三存七之數一年之內已去三分之一明年復去其二至三年而存七之數已盡是無穀也假如 臣所言將此項撥為兵餉之用是並無銀也夫有銀尚可於豐登之歲買補還倉無銀則穀將何出無穀則地方緩急何所取辦且即現今江南山東甘肅等省常平穀額虧缺甚多半屬存銀合計直省現存銀數不止三分現存穀數實未有七分又以州縣不樂積貯希圖省事部文一到即實行貯倉者亦必盡數糶賣以備撥給之用臣恐常平之廢又不待於三年也至稱各省監例收捐本色即可彌補倉儲夫收捐本色所以補倉儲之缺數非可借以補倉儲之現數也查向來戶部捐銀至

多之年不過一百四五十萬今外省捐穀之數無論不如
部捐數目之多即如部捐數目每穀二石折銀一兩必須
十餘年方可補足常平原額況各省價值不一兼以州縣
推諉現今報捐惟福建一省為多餘省雖多寡不齊然皆
不能足額即如廣西常平舊額一百四十餘萬石酌減捐
額七十餘萬石開捐以來共收捐三萬餘石捐穀之難以
彌補其明效可觀矣臣觀十數年來米穀價值日增於前
穀價愈貴民食愈寡賑糶之需惟常平方應存貯無多偶
遇歉收截漕撥賑　恩綸歲下若將現存之數一旦全
無將來仰煩　聖慮不知又如何也哉　皇上天下
一家愛民如子不憂國用不足惟慮民食維艱本年欽奉
上諭以左藏尚屬有餘將乾隆丙寅年直省錢糧概
行蠲免在廷諸臣自當仰體　仁恩熟籌妥辦但恐一

時未能詳審致令倉貯頓虛以上失我　皇上藏富於
民之意指報捐之虛數棄現行之實事使百年良法成效
未彰而十載勤求　淵恩未究有不得不深思而預計
也伏乞　皇上勅下原議之大臣果有撥給事宜祗當
別求款項以資籌酌至常平原額仍行買補還倉無令絲
毫輕籌以備直省緩急之用以仰副　聖天子愛養黎
庶之心天下幸甚

請變通錢法疏乾隆十年　陳宏謀

陝西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銷燬弊甚錢價益昂亟請
變通以維錢法事竊惟錢以銅為質苟非銷燬自可久而
不敝亦當積而日多我　朝鼓鑄已百有餘年而錢文不
見其多日見其少其為奸徒銷燬情事已著我　皇上
屢念民用昂缺各省漸增鼓鑄屢頒　上諭查禁銷燬

內外臣工條議防閑至詳且盡而銷燬之弊終不能除查不產銅之省分甚多滇銅洋銅官收已居大半流通於民間者為數無多而統計各省每年打造銅器需銅無算若非銷錢從何而得訪聞各省大概先銷康熙雍正之淨銅舊制錢獲利甚厚是以市上康熙雍正舊錢漸少所行使者多係新鑄之點銅制錢但點銅錢鎔入淨銅亦可造器仍然有利恐將來亦不免於銷燬即如陝西錢價向來每銀一兩易錢八百以上近則止易錢七百三四十文其弊皆為歷來所未有民甚苦之欲籌開鑄則洋銅未到即使銅到開鑄而銷燬不絕杯水車薪何能有濟夫生齒日繁民用日廣專恃點銅新錢已難流通足用倘併新錢而亦銷燬雖各省再增鑪局費盡工力終不抵奸徒俄頃之銷燬國計民生均有未便不圖善後何所底止臣於此事時

在胸臆不揣冒昧謬抒二策一則絕銷燬之根源一則使
銷燬者無利而自止是否有可採擇敬為我　皇上陳
之
一黃銅仍宜禁止也錢出於銅為錢計必先為銅計考之
歷代調劑錢法皆有禁銅之令我　朝康熙十二年十八
年皆曾禁止鑄造黃銅器具雍正四年又經禁止計自禁
銅以後中間各省並未增添鑄局而每銀一兩已易錢九
百文以上不至如此時之昂貴未始非禁銅之效祇因彼
時民間所用黃銅器皿俱令交官給價官役奉行實多紛
擾　皇上御極之初允廷臣之奏仍弛銅禁原為銅觔
足供鼓鑄而開禁可杜紛擾非為民間所用器皿必須黃
銅也今銷燬日甚錢法難調因時救弊似宜變通臣請仍
仿照康熙年間禁銅之法不禁現存之銅器止禁以後之

打造通行之後即取各銅鋪隣佑甘結有再打造黃銅器
皿者各治以法凡民間向日所用銅器無論新舊概不繳
官銅鋪已造未賣之銅器定限三月聽其售賣過期不賣
交官給價三月以後尚有售賣黃銅器皿者查拿治罪銅
鋪內如有未曾成器之黃銅即令交官給價各處打造銅
鋪開張列市歷歷可數地方官止須就現在銅鋪曉諭取
結改業於民間一無紛擾於鋪戶亦無虧損向後倘有打
造即使潛踪匿跡而聲聞遠近人共見聞無難捕獲也其
紅銅白銅響銅器具仍許打造此外如佛像烟袋事件鈕
扣之類皆可用別項銅錫為之一概不許用黃銅自不用
銷燬制錢此杜絕銷燬根源之一策也銷燬既絕則新舊
制錢積而日多銅觔盡供鑄局又可源源多鑄省費利用
莫善於此鋪戶止於不打造黃銅民間止於不用黃銅器

四而萃土兵民便益已多矣
一鑄錢宜改銖兩也歷代錢文輕重本無一定而過重則
防銷燬過輕則防私鑄因時救弊歷代不同查 大清會
典我 朝順治元年開鑄每文重一錢作銀一釐背鑄二
釐二字後因舊錢壅滯因而改重由一錢二分以至二錢
一分五釐旋因過重又改鑄一錢四分康熙年間改鑄每
文足重一錢旋因制錢易於攙和改鑄一錢四分新錢一
串作銀一兩舊錢一串作銀七錢雍正年間改鑄一錢二
分比 本朝錢文改鑄輕重之原委惟在防銷燬與防私
鑄也今銷燬之弊甚於私鑄其官法難查亦甚於私鑄惟
有將錢文銖兩斟酌變通使銷燬者無利而自止唐代之
開元通寶歷來號為輕重適中每錢十文重一兩明洪武
中鑄大中錢每文亦重一錢我 朝順治康熙年間皆曾

鑄一錢重之錢文是重一錢者歷為適中銖兩現在一錢二分一錢四分之錢既不免於銷燬臣請改照順治元年康熙年間每文鑄重一錢並照順治初年之例以一文當銀一釐每十作銀一兩如此則錢輕銅少銷燬無利所省之銅正可多資鼓鑄而民間出入均行一文當一釐之用至為便益至於現在通行之康熙制錢每文重一錢四分雍正制錢每文重一錢二分若與新鑄小錢同價則奸民勢必盡銷大錢考之宋嘉祐時曾行折二之令明洪武則有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凡五等我 朝順治年間有制錢七文准銀一分之例莫如就現在新舊制錢分別酌定一錢四分之康熙通寶以若干文當十文與新鑄一錢重之錢文相權而行則銷燬者既無所利民間零用比前無虧凡有大錢者爭先而出與新錢並行錢文亦可充裕

此銷燬無利而自止之一策上年臺臣歐堪善曾奏請鑄
一文止重一錢部議以現在欽遵　諭旨用銀為本用
錢為末將來錢價可期平減毋庸改鑄議覆在案各省未
嘗不通飭遵行無如小民用錢使於用銀相習已久官法
難强至今錢價日昂臣是以復有此議以上二條禁銅則
銷燬之源可杜改鑄則銷燬者可無利而自止錢法關係
重大臣知識淺短未知當否用敢具摺密陳伏乞　睿鑒

請申嚴名分疏乾隆十年　秦蕙田

禮部右侍郎臣秦蕙田謹　奏為請申嚴名分之防以肅
綱紀以正人心事竊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曰君子以
辨上下定民志孔子云為國以禮蓋貴以治賤賤以承貴
必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脈絡相貫體統相維而後名分
以肅臣閱邸抄見江南河臣白鍾山請定人夫驕帮脫逃

之例一摺據云下河民俗刁頑見此番大工興舉奸民乘機勒揹領帮到手大半侵蝕做工未竣私自潜逃工員無奈等語臣思竭作奉公百姓之職公旬三日古有常期我

聖朝深恤民勞盡蠲力役之征一切興舉工程皆隨時雇募計工給價又令承辦官吏按照漕規明立禁約務俾諸弊肅清宜乎應募人等踴躍爭先共切子來之願不意尚有刁頑成俗如江南河臣所奏者夫需夫衆多而敢於勒揹預給工價而敢於侵蝕工程未竣而敢於脫逃在官無絲毫焆擾之端在民有多方誆騙之智總由平日地方官不能整齊約束以致奸民蔑視功令慢抗官長一至於此臣因竊思民氣固不可使之迫而尤不可使之驕伏覩我

皇上仁義並施寬嚴互濟於視民如傷之中有齊民以禮之用固未嘗因愛養之切稍涉優容而大小臣

工不能善體　聖意閒有貌為寬大實憒姑息遂使刁
頑積漸成風即如直省地方偶遇水旱偏災荷蒙我
皇上賑貸賙恤無所不至被災之民自當銜戴　深仁
安分守法靜候撫恤之及乃近來被災之地竟有因地方
官發賑稍遲而不法之徒因而搶奪村市喧閙公堂者又
如地方官審理詞訟自應秉公聽斷使兩造俱服如或偏
徇固執原許赴上司控告自有應得處分乃鄉里棍徒懷
挾私忿糾衆罷市甚至凌辱長官無所顧忌至於無識之
州縣有司恐地方生事又懼上司覺察多方掩飾加意彌
縫或遇頑佃抗租當思賦從租辦上趕催徵乃徒督業戶
之輸將不顧佃民之抗欠有聽其刁脫而業戶賠累者或
遇士民涉訟理合明究是非據理直斷乃巧博扶植儒賤
之譽曲避袒護紳士之名有故意寃直鄉民而不直紳士

者若此之類皆足以增長刁風釀成惡習與驕帮脫逃事同一例關係人心風俗良非淺鮮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禮云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猶之父母之於子撫養督責愛與勞二者不可偏廢若如河臣所奏催夫須捐盜逃及臣所聞各省閧堂罷市抗租諸弊習均有違上下相維之義此種不法之徒律有明文原無容另設科條合無仰請

聖主特頒敕諭令直省督撫通率所屬各地方官申飭禁令嚴加約束俾皆曉然于上下之定分與奉公之大義一遇此等事件即從重究治毋得稍為寬縱庶頑徒知所儆懼而於風俗人心實有裨益矣

籌理財長策疏乾隆十年　柴潮生

協理浙江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柴潮生謹奏為敬籌理財之長策俾上下交益出入相資以收實效事竊惟

治天下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用人者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皇上旰食宵衣旁求顧俊用人之際聖心自有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廑於宸衷而量入為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蠲徵平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為曰用夫生與為事屬乎下者也令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為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覩

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為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令行伍無虛籍廩給無枝官　宮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吝嗇矣唐宋之杭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為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荷叨　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為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弇陋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於此者固不能嘿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

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一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宗思革其弊於是王安石之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蓬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為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於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洲閒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

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琮等俱曾請開墾請遣
有幹器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　特發
帑金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
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
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
不陞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
滿洲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糜費
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
此安頓滿洲閑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
之　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皆例之所格例許出
者多無力之人恐既出之後無以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
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
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

産許之隨帶任其自便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産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省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撒遣帑藏亦不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畧州縣於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釐上司於此分肥京官於此勒索遊客於此染指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則與為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說致貪風未泯帑庾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

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於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輿馬薪之繁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捐己資既苦貧寠請公帑實非容易於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使為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案牘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於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於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浚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萬頃今堙塞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隄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於平糶而

貴糶則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其治效之成曰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於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隣省之項而協濟

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疎濶而地方之庶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最為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糶雜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黠之夫雖正供亦能耗蠹廉謹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減以裕民

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

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於此者伏乞

皇上深留睿慮並

勅公忠有識之大臣詳議可否以漸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陳臺灣事宜疏乾隆十年　　高山

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高山謹

奏為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據寔密陳仰祈

聖訓事竊臣職忝旬宣荷蒙

欽命清查臺地武職官莊一事除另行具摺覆

奏外所有該地邊海情形番民要務經臣留心查勘酌量經籌其閒有尚須變通之處謹列數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民墾番地之宜永行禁止也查臺屬四邑民番雜處而番黎又有生熟之不同熟番與漢民交接往來不諳耕種每僱民作佃贌租開墾遂有貪利奸民越界侵佔以致爭訟不休生番則營窟深山採捕為業而性好戕殺一遇漢民入界抽藤吊鹿或私墾界外草荒即行慘殺近年以來呈報數十餘案甚有一案而截首十餘人一處而歷斃四十命者至今兇手並無一獲雖兇番之野性難馴亦寔漢奸之犯禁有以致之也現在臺民生齒日繁各番尚有餘地如燒羗寮東方木摘仔仙等處議者以為番地置之無用不若任民佃墾以為生聚之資臣竊謂斷不可行誠以臺陽一島海外孤懸聊為邊界藩籬倚作東隅屏障原非欲驅內地游手之民而使之就食於彼也官斯土者止宜令靜謐安全初不必為闢草開阡之計且以土番有盡之

地供漢民無厭之心得尺得寸日墾日侵不特番與民爭
且將使民與民爭不特臺地之民與民爭且將使內地之
民日與臺民爭蓋始以民為番佃而熟番之地民多佔爭
迨熟番之地既闢勢必漸入生番地界而民多戕殺且利
之所在誰不趨之墾令一行臺民俱相趨而謀佃種海外
之民方爭奪無已而內地之民聞風踵至偷渡覬覦有何
底止安能遍給是墾獲之利無多而爭競之害甚大況利
猶俟諸異日而害恐即在目前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夫且
寍輯番民之道乎就令番地盡報陞科亦無補於 國家
之經費而況無窮之釁由此而生是民墾番地之於國計
民生均非至計不若永行禁止飭令該地方官於各社番
地詳加查勘除已經報墾之地畝外其餘未墾草地無論
多寡及現係何番掌管均應聽該番將來漸次自行耕種

總不許佃民再贌開墾以杜爭端夫虞芮質成之化可讓其田為閒田今番黎墾藝之餘亦何不可存其地為禁地倘有奸民違禁私開及地方官通同容隱者察出分別議處治罪庶邊方爭訟殘殺之釁可以永息矣

一番社地界之宜照舊劃清也查臺郡西臨大海東逼崇山由山至海不過數十里自南至北綿亘二千餘里崇山之內皆生番所居界外平埔係熟番漢民零星散處從前定有地界立石開溝久而失址甚有拔石填溝那移改徙希圖越界私墾致啟生番戕殺之機臣思生番羣聚內山熟番錯居社地漢民散處各莊自應劃清界限各管各地不得混行出入相尋釁端臣於清查莊產之便順途勘驗覺從前所立之界並無山河依阻易於無憑但日久相延又未便紛更改易相應飭令地方官遴委佐雜眼同各番

土目指出現在管理分界之處再行立表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内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清界而後漢民毋許深入山根生番毋許擅出埔地則彼此屏跡斷絕往來自不致生釁滋事矣

一熟番社目之宜設立土司也查番性不馴難與漢人一例彈壓而生番負嵎依谷尤非官法所能制臣愚以為以官治番不若以番治番蓋熟番與漢民雖情意相通終不若生番與熟番之族類相合欲治生番自應即其同類而節制之兹查臺屬各社熟番雖現有土目名色要皆衆番私立之長並非經制額設原無責成是以生番戕殺之案甚多難以飭令查究臣請嗣後臺地社目援照川廣苗疆土司之例令該地方官於衆社土目中擇其老成誠寔才具明幹者數人呈報督撫及巡臺御史衆公驗看會奏請

旨部頒土司職銜量與頂帶令其分管各社番衆統
轄生番凡有番黎爭奪戕殺等事即移令土司分别懲治
協拿設立之後果能使番衆相安三年無過該地方官詳
報具
題量加獎賞以示鼓勵倘有勾通漢奸生事擾民
者革職另行選衆如此則番目邀章服之榮兇頑有彈壓
之勢而生番稍知所顧忌矣
一生番隘口之宜稽查出入也查臺郡各屬險隘要區大
小共有數十處如鳳山縣轄之𨑨文牛㰖巴揚𥯨𥯨等處
臺灣縣轄之米珢南仔等處諸羅縣轄之芋匏重溪阿里
武巒枋仔臺斗梅仔竹脚等處彰化縣轄之頭重北頭大
婆黄竹等處淡防廳屬之麻署南日嘉志等處俱係生番
出没之地向無塘汛巡防所有南路營之崑麓萬丹淡水
武洛等汛城守營之羅漢門大目降北路協之斗六門南

況此路折衝猶虛存等汛不數各隘稽察遠制為難以其生番出口伏莽行兇屢遭荼毒今若欲於沿山口隘遍設汛防亦屬難行之事臣以為各社設有土司分轄番地則凡生番要隘未設營汛處所秋冬之間便可諭令土司於各管地界輪撥番眾就近巡查以補汛防之所不及毋許漢奸將違禁貨物潛入內山私向生番貿易亦毋許生番擅行出隘為祟逞兇倘有違犯即行嚴拿番則令土司自懲民則送該管官究擬庶邊方寧靜而各隘謹嚴矣

一民番貿易之宜酌定時日也查生番僻處深巒需用貨物盡資漢民由來已久以該番所有之鹿皮藤木與民換易鹽布茶烟等項勢難禁止但一歲之中若不定以時日則出入往來竟無常度既難免漢奸之煽惑欺朦亦易啟兇番之爭奪滋釁臣請嗣後每年一次俟十月秋收以後

該地方官預期知照土司在於熟番適中之地選一集場酌定月日飭知番民通事人等各携貨物至期到地公平議價彼此交易並酌委員弁會同土司携帶社目兵役人等在場監督防閑總不得過十日之期各歸地界毋任托處滋踪別居民番衆以有易無各稱便利矣

一眷屬渡臺之宜先行稽查也定例內地居民過臺應赴地方官呈請給照毋許私行偷渡其臺民搬眷之舉業止甚嚴近閱邸抄見巡臺御史臣六十七熊學鵬等以閩民間有在臺年久而家中祖父母父母妻子別無依靠欲來就養者有祖父母父母夫在臺而子孫妻室欲來侍奉者格於成例不得前往殊堪憫惜現在奏請准其呈明內地原籍地方官查取地隣甘結給照赴臺仍移臺籍廳員確查如有假冒捏飾解回內地與出結之地隣一併治罪

等語此誠該御史等仰體　皇仁酌量變通之盛舉也
但臣思臺地遠隔重洋風濤危險豈可輕試此等給照渡
臺之眷屬如果有祖父母父母夫及子前來認領則貧難
之民得以天倫聚首萬一所指之人並非嫡屬捏詞誑准
希圖至彼藉端尋釁致生事端或親屬果真適已物故以
及年遠流落無從尋覓此時若仍行解回則往返重洋軀
命攸繫若竟留臺地則異鄉流落依旁無人是軫念孤煢
欲令完聚而反致失所　臣愚以為與其既去而解回孰若
查明而後渡應請嗣後如有臺民眷屬呈請給照過臺者
地隣出有保結無論老幼婦女總令原籍地方官據呈先
行移關臺籍廳員查伊嫡屬果否寔有其人是否現在情
願認領俟臺廳查明移覆到日再行定奪給照如此則應
行給照者既不致往返徒勞而亦可無藉端假冒之弊其

未便給照者即可飭留阻止免致逃回不測之虞並罪及
地方之累雖關移來往時日稍延而性命所關不嫌詳慎
似亦便民除弊之一端也以上六條係臣到臺後見聞所
及事宜敬陳伏乞

皇上睿鑒

請封卡瓦貢納銀廠疏乾隆十年　彭肇洙

協理山東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彭肇洙謹奏為請
崇國體以靖遐荒事臣於本年三月二十日閱邸抄見
雲南督臣張允隨奏稱雲南永順東南徼外有蠻名卡瓦
其長名蚌筑自號葫蘆國王不知其所自始從古不通中
國久慕天朝德化因無方物可貢將境內茂隆山銀
廠作為貢獻及現開廠民吳尚賢等所抽課三千七百兩

零同耿馬宣撫司之叔罕世屏廠民吳尚賢等解送輸誠
呈到緬稟前來且稱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
不一等情臣愚以為 聖德覃敷荒裔內附只取歸化
之誠不在貢物之有無卡瓦之國自古無聞方輿不載忽
然向風慕義欵塞輸將此意誠不可卻惟是銀廠作貢臣
愚不能無疑竊以為未便據督臣張允隨奏稱其地距永
昌一十八程計程而論去中國尚未二千里何以不知彼
國所自始又稱銀廠自前明開採興旺不一既云從古未
通中國前明開採之說畢竟何據且內地商民吳尚賢何
以得知彼國徑入開礦卡瓦即無方物可貢何以竟將不
能隨貴之銀廠越界輸誠此中恐有奸商愚昊外夷陽借
納獻為名陰欲居奇射利所不可知天下事多一利即增
一害若許其獻納銀廠照例抽稅利境一開無論商賈游

民奔趨若鶩凡內地作奸犯科扞法漏網之徒先行潛竄其中積聚日多爭奪必起即成將來邊釁不可不深長慮也且計每年所抽稅課不及中土一縣錢糧廠地時旺時衰未定年年可恃我皇上議賑議蠲動以百萬本年現免天下正供何至抽此戔戔之稅於窮徼絕域中乎如督臣張允隨議殊失大體臣愚以為卡瓦既願歸誠惟有嘉獎賞賜不拂其心所獻銀廠宜卻而勿受現呈稅課亦令自爲攜回明示聖朝包荒柔遠之度不在貢獻之有無並勅下雲南督臣急將商民吳尚賢等撤回飭令可通卡瓦一帶邊方嚴行禁止不許內地民人擅至彼國開採違者立拿重究如此則處治當國體昭邊境安遠人服矣

皇清奏議卷四十二

籌積貯疏乾隆十年　慶復　陳宏謀

川陝總督臣慶復陝西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奏明籌辦積貯緣由仰祈

睿鑒事竊惟積貯之法不外常平社倉二者常平貯之城中其出入也官主之社倉散貯于鄉其出入也社正副主之總在散斂及時經理如法然後可以源源借還民獲接濟之益官無霉變之虞未可圖官司省事不顧百姓之便益與否者也陝西省常平倉穀捐穀每年存七出三需借者多需糶者少向來辦理未免拘泥迹似慎重實多掣肘如州縣於二三月間始行詳借由府而司而院及至批行到縣已在暮春初夏民間不能緩待早經貸於富室出借之糧漸少存倉之粟漸多年復一年紅朽堪虞且州縣既已奉文勢必令民借領其中或按

里發穀有不願借而强借者矣漫無區別有不應借而借者矣借既不能無弊徵則難以全完以致歷年多有積欠州縣因舊欠未清不敢輕議再借而不知清混借之弊以收速還之效故欠者日多借者日少陳陳相因倉儲民生兩無利益此常平之穀所宜亟為經理者也陝省社倉社本無多自雍正七年前督臣岳鍾琪陳奏荷蒙 世宗憲皇帝隆恩將應減之五分耗羨暫收兩年代民買穀以作社本繼因地方官一概諉於社正副全不稽查致有侵虧前撫臣張楷乃奏請定州縣官處分將社倉入於交代自是以後州縣因有責成則又視同官物不但社正副不能自由即州縣亦不能自主凡遇出借遞層具詳雖屬青黃不接百姓急需借領而上司批行未到社正副不敢擅借患有以不須出借為詞者及有霉變則又惟社正副是

閭故各視為畏途殷實之人堅不肯充社倉之良法漸壞而民間之積欠亦多此社倉之穀所宜亟為經理者也臣等伏思陜省界在邊圉積貯多多益善穀少之處方圖增添現有之穀豈可久不出易坐視霉變又豈可任其積欠不為清理現在常平倉穀捐穀通共三百三十餘萬石社倉本息穀七十餘萬石臣等先曾檄行司道就通省情形妥議詳加斟酌常平之穀存七出三社倉之穀出半存半州縣於每年封印後酌定借期一面通詳一面出借其出借之期則按耕種遲早以定先後總在小民須借之時不可延至麥收將屆之後並令先期出示依次而放隨到隨給不許守候平斛響擴亦不許入多出少其出借則先麥後穀先陳後新所借之戶均須力田之家兼有的保如游手無業及無的保者皆不准借倘民間無須多借亦即留

倉備貯不必拘定出三出半設遇糧價昂貴即行詳糶以平市價所借之糧有麥者夏還麥有穀者秋還穀其社倉則仍責成社正副經理官給印簿令將借户保人姓名糧數以及完欠逐一登記送查一切出納雖責成社正副而稽查仍在于官自無營私舞弊之患並令慎選社正副務擇殷實公正之人優以禮貌如能經理得法遵照定例分别奬賞請敕其村莊離社倉遥遠借還未便者許其分社便民至歴年舊欠先經委員確查並分别還欠以示勸懲現在俱已查清還者頗多雖有未還皆係實在有者倘得夏麥有收亦可漸次清完歴年之舊欠既無奬實後此之新借更為實在目下青黄不接小民争先赴借得以及時接濟甚覺有益再常平倉前因酌量州縣大小均貯穀石尚有未足定額之處俟豐收價平發價買補或捐監補足

惟榆林延安綏德一帶沿邊地方極宜多貯荷蒙 恩
旨減價收捐臣等題明許西同等府赴捐米粟照收除俟
捐有成數另行奏報外所有籌辦積貯原由理合恭摺奏
聞伏乞 睿鑒

請修補城垣勿用民力疏乾隆十年 劉方靄

禮科給事中臣劉方靄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聖
鑒事本年二月邸抄內伏讀 上諭從前朕巡幸直隸
地方見城垣多有殘缺皆因不能隨時堵築以致出入踐
踏踰越成路因令大學士等寄諭各督撫令其督率有司
留心整飭嗣據巡撫碩色奏請分別工程一千兩以上者
俟以工代賑之年動項興修一千兩以內者令該州縣分
年修補除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外其餘即於工費項下支
修朕將伊摺令各督撫閱看俾其彷照辦理但須善為經

紀勿致累民而各督撫中遂有因此奏請開捐土方並將各官養廉合力捐修者或經批示或經議駁俱未准行今鄂彌達復奏摺內又稱按田起夫誠恐佔田之户必派之佃田之家不若暫借耗銀生息以備修補等語此奏甚屬錯誤全不知朕本意蓋城垣為國家保障其責專在地方官員其所以酌用民力者皆因各處城垣偶有坍損地方官並不查禁任民踐踏甚且附近居民將城磚竊取以供私用是以令於農隙之際酌用地方民夫補葺使民知城垣之設原以衛民民身曾用力於其間則遇有坍損自然護惜不肯任意踐踏且隨時修補亦易為力此上下相維之義並非令其按田起夫竟成賦額之外增一力役之徵也如鄂彌達摺內所稱恐各省督撫亦錯會朕旨或致辦理未善致有累民之處用是特頒此旨曉諭各督撫知之

欽此仰見我 皇上子惠元元愼重於用民力之至意
也伏見任力役者惟農民而農民爲最苦無田可耕則力
佃人田無資充佃則力傭自活不避疾風苦雨烈日嚴霜
以勞筋骨瘁肌膚得以苟免飢寒即爲樂歲一遇旱潦螟
蝗風雹之災力竭而無以得食入則嘆於室出則泣於田
此食力之民之所以爲最苦也此等民人自以爲上不如
有田之戶得蒙 恩免地丁錢糧之惠次不如服賈之
家得被 恩免關津米豆之稅終身勤苦以力聽其軀
命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常憂不足役使之力役於公是增
之以勞而益之以苦也自雍正年間丁役隨田賦辦納以
來即應徵之力役亦得與正項錢糧現在蒙 恩蠲免
何可增徭役於額外若辦理未善誠如 聖諭所稱竟
成賦額之外增一力役之徵也夫同爲 聖世之民而

有田之戶與服賈之家得受　國家蠲免之澤于安然沐浴之餘顧於不能有田無貲服賈之窮民奪其養活身家之力而責之以為下急公之義則斯民之受累於偏枯者固在　聖明洞鑒中也且同此　國家城垣同為編戶百姓固當一視同仁乃彼縣工程多者給以夫直此縣工程少者俾任空勞明明歧視於此疆彼界之中何以平其心而使之帖然服役也且地方官以酌用民力之呼應艱難或陰圖寬估以就千兩以上之興修動項則工程轉至於多糜亦未可知也是撫臣奏請分別工程千兩以上動項興修千兩以內酌用民力之處原未能周詳而允協是以各督撫難以仿照辦理不得已而請開捐土方或官捐養廉又請按田起夫暫借稅息備辦紛紛摺奏在各督撫諸臣皆熟計土方小工酌用民力必不免偏累夫佃[illegible]之

家傭力之民於勞則未均於勢則難强於事則難濟所以
合羣策為經紀而不得一用民力勿累民之善術也臣以
為奉行不善貽累何窮顧以修補有限之小工而致偏累
天下最苦之百姓似不可以不慎重也若令酌用民力而
又窘於無法可設勢必至增徵力役欲免民累如何可得
我　皇上仁育蒼生不惜普天下千百萬地丁錢糧
恩免於旱澇無虞之年以成豐亨豫大之盛其於各州
縣苦身食力之民給以修補城垣任工受直之小費益所
不惜可否將州縣城垣無論工程在千兩上下統令動項
修補出自　聖主乾斷廣沛　仁恩俾天下佃田食
力之窮民勿致苦累於奉行不善之後得以裕其筋力寛
其手足於高天厚地休養生息中矣
　籌八旗恒產疏乾隆十年　赫泰

協理山西道監察御史臣赫泰謹　奏為敬籌復還八旗之原產試開未墾之閒田以資兵民萬世無窮之業仰乞
睿鑒事臣竊思我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東土
列聖相承統一區夏以八旗為根本以四海為室家固已量無不包而恩無弗洽矣然四海之眾民也而八旗之眾則兵也民之所以求安與兵之所以待養二者常相需而要之衛民必先以養兵　國家定鼎以來布列八旗分編參佐領為之管轄猶天下之有省郡縣為之階梯夫一省之中既分府郡一府之中又分縣邑一縣之中其為民閒族處者則為村鎮而每一村鎮之中有百人可耕之田則百人存之有千人可耕之田則千人存之所謂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而　國家賴以久安長治八旗之設參佐領亦隱然以一旗為一省一參領為一府一佐領為一

驍兵每一佐領下所轄不下數十家每家約計自數口以至數十口人丁不等因徒有人丁而無可耕之土是以一馬甲每月給銀三兩護軍每月給銀四兩皆每年給米四十八斛核其數則數口之家可以充足矣且於京城内外按其旗分地方賞給房屋又於近京五百里内撥給地畝良法美意何以加兹但考從前八旗至京之始以及今日百有餘年祖孫相繼或六七輩試取各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時幾成一族則生齒之繁衍可知當日所給之房地是彼時人數而賞給者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

皇上登極以來洞悉其故多方籌畫添設馬甲護軍領催以及養育兵丁餉項所須每年不下數百萬　國家恩養八旗至優至渥而旗人生計猶未見充足者非盡係旗

人奢侈與不善自謀之過是官無長養之理人漸滋生恒
産不足故也此時業已如此更復二三十年之後生齒再
倍於今 國家帑金有數經制有定豈能更添兵額賞給
房地以資養贍乎故前次曾 諭八旗大臣各抒己見
為之籌度經營乃八旗大臣止不過取目前之事為之瀆
請 皇上深知諸臣未能明達 聖意因事關重大
料理誠難將從容辦理以期盡善此誠慎終自始之至意
臣愚嘗謂八旗恒產之立必 聖天子在位盡心盡力
持之二三十年之久其事之首尾始可收功方今宇內清
平四海無事又值我 皇上仁明天縱且英年踐祚際
此從容閒暇之時正可次第舉行此等經年累月之事不
然日愈久而人愈增人愈增而事愈難以數十萬之衆生
齒日繁聚積京師不農不賈皆束手待養豈長策耶臣再

四思維則清查旗人戶籍為先務矣夫在旗之人數雖多而星羅棋布散處于京城內外者則皆有檔案可稽也此事先宜查出八旗之人口數目實在共有若干除現在官員兵丁支領俸項錢糧足資養贍外其餘不能盡養之人必須立有恒產始可以為長計然恒產之立莫出房地二者而已查旗人從前原有老圈地畝與京城內外所有房屋以資養贍者相沿日久如房屋一項或本家遇有急需措費無所從而售出者有之或因拖欠錢糧賠償無力從而入官者有之夫彼此交易其業猶在旗人一經入官之後則由該旗內務府取租入充公用即間有將住房賞給旗人者亦殊寥寥況又有每旗生息十萬帑銀該管之人以為借給旗人恐致拖累乃多扣分半二分錢典賣鋪面房間以為子息故京城內外可以取租之房屋現今已為

官產者甚多我　皇上四海為家夫寧愛此微息而且
特發帑金於京城之內將所有空地盡造房屋賞給兵丁
居住則是日夜之所圖維者旗人之身家豈不樂其各有
恒產以為生計哉臣請將八旗入官現在各該旗內務府
取租房屋徹底清查酌定官價或扣俸餉或定限交銀賣
與旗人為業如八旗有公用之處自當別動公項至於在
旗地畝向例不許賣與民間俱有明禁因旗人時有急需
稱貸無門不敢明將所有地畝一時契賣乃變名曰老典
其實與賣無二也此等民典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
之間即有此風約略計之旗地之在民者今則十之五六
矣故前蒙　皇上天恩交直督清查議賠去年據戶部
議覆直督查明霸州等五十六州縣衛民典老圈旗地僅
九千餘頃此在直督自必盡心仰體　聖意查辦但在

各州縣官員積習俱各有畏事之心惟恐贖地一事紛繁拖累故奉行之際不無草率而民間朦混未有不欲以隱瞞旗地為己之恒業者臣恐八旗老圈地畝典在民間者未必止於九千餘頃何則近京五百里之內大概多係旗地而民典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間以至今日陸續典出者多贖田者少數十年來斷不止於此數此次清查即係定業若少有隱匿則旗人之產即永為民人之業矣臣請

皇上天恩特派大臣將戶部國初圈佔地畝原册及陸續給與旗人地畝檔案逐一查出按此册將某旗地畝坐落某州縣某州縣中有若干旗地皆給與某旗某人為業將此造册行文八旗令各該旗按册查對分交各佐領傳喚原業主詢問此項地畝曾否典賣及已經典賣者在旗在民共若干畝其在旗者令原業主輾轉查明此項地

畝現在何旗何人名下為業其在民者從前於何年月日典與何人為業如式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俱照部冊開明咨送　欽派大臣處以便查核除在旗地畝毋庸置議外將典與民間年代久遠無從查考及原業主無人者奏明派出八旗請練地畝事務之叅佐領前往會同各該州縣將本州縣內所有報出之民典旗地逐案查對如部冊之內有坐落該州縣地畝而該州縣所造查出旗地數目冊內竟無此項地畝者即令該叅佐領會同該州縣印官於本州縣地丁紅串內查對如係國初以來即在民人名下交納錢糧者固係民地若從前並無紅串忽於康熙年間託故起有紅串而其地畝段又與部冊彷彿者即係隱瞞之旗地無疑矣如此清查之後再令八旗大臣會同戶部直隸總督詳議動項陸續官贖而令原

業主取贖於官或按限交銀或借俸餉分扣如原業主無人及無項指贖者即令在旗之人認買在旗人得地可以取租在民間出租即仍種地而無所損以後將民典旗地之弊永行嚴禁則從前旗人原有之房地盡歸旗人矣至於八旗生息銀兩原係　世宗憲皇帝為賞給兵丁紅白事件之用故每旗發帑金十萬兩交該旗王大臣酌量經營一分起息並非令典買房地佔旗人之恒産為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間宗人府即有生息銀兩一項數十年來滋生者多拖欠者少而且利息微薄便於旗人嗣後各旗料理生息銀兩之法未有善於此者臣愚以為今日各旗生息銀兩俱宜照宗人府之例亦改為一分起息借給旗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賞給之用但此項銀兩內有已經典買八旗地方者若驟令變價一時價值難齊恐致有

千生息請先暫借別項充還與買房地銀兩數目而將現
在房地悉照前議轉行典賣所扣俸餉入抵借餉酌盈劑
虛裁成輔相是在　聖主格外仁恩有加而無已也夫
國家之為八旗計長久者房地兩項若盡數贖還而又
有歷年增添之餉項所以養贍旗人之策已無遺議然而
在京之房與近京之地不過止有此數即使人丁滋生倍
衆斷不能倍增恒產於前數之外至於兵餉之設原通計
天下錢糧數目而額設者此外亦難以再增但生養無窮
不可限量或更歷數十百年而後而無業人多豈有不深
煩　聖慮者哉臣愚以為為旗人萬年恒產計莫如開
墾沿邊一帶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為八旗無窮之業一
地而養贍千古不易之良法也臣近接閱邸抄見大學士
張廷玉等議覆御史柴潮生奏請開墾奉天等處屯田一

摺內稱查沿邊一帶先據調任直督孫嘉淦奏稱獨石口氣候甚寒不宜五穀惟獨石口外紅城子開平城及張家口外興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約計可駐滿兵一萬經議政王大臣議以口外地方天寒霜早五穀不能保其收穫能否足供兵食難以預定請

特簡王公大臣前往彼處詳加查勘妥議具奏到日再議等因嗣據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奏稱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早所耕大半皆係蘇黍蕎麥耕種五穀者少即使盡力耕種不能保其必穫且每年所穫可否足供兵食之處亦不能預知其

欽差大臣前往獨石口外張家口外查勘開墾駐兵之處應請停止在案查從前孫嘉淦所奏惟獨石口一處氣候寒冷不宜五穀而獨石口外北行三十餘里即係平原曠野再五十餘里為紅城子牆垣猶在襟山帶河平疇沃

行再百餘里為開平即元之上都其間可耕之田不下數萬頃再張家口外西行七十里為興和城北行百餘里為北城子川原甚廣一望無際土脈之肥過於開平其間可耕之田亦不下數萬頃又云或疑口外聚集多人恐於蒙古游擾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馬之場今墾為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難於收穫山少林木恐其難於柴薪凡此疑難之處臣皆遍觀而細訪之口外之山綿亘千餘里名曰大壩凡壩內之田皆已招民墾種現正徵錢糧此諸城之地逼近大壩皆係旗人牧場與蒙古無涉旗場之外乃太僕寺遊牧之地遊牧之外乃察哈爾居住之處察哈爾外乃為內扎薩克地方彼此隔遠無由滋擾八旗牧場所佔甚大多有餘閒可以併省又遊牧之地方數千里割其一隅即可充給至柴薪稍遠未

嘗試之且境內諸山多有產煤之所若招民開採自可足用臣於三月十三日在獨石口草芽未青十四日至紅城子青草長及一寸氣候可以春耕開平城外隴畝猶存確尚在若非種植何以有此興和地氣較暖於開平其為可以耕種無疑也等語是孫嘉淦從前所奏開平興和等處可耕之地乃伊巡閱親行相度不但地方之寒暖降霜之早晚穀種之相宜一一籌畫詳盡而且將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場之無擾以及山場之可牧平原之可獵皆無不悉心區別而聲明矣而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謂口外地方寒冷耕種五穀不能保其必穫奏請停止乃係約畧慎重之辭惟恐其見功不易而浩費殊多固是利不十不變法之意然旗人之滋生無窮　國家之帑金有數日滋日盛徧養誠難長遠之道不可不預為

籌畫沿邊既有天地自然之利可資萬年之養與其使之就蕪何若墾之為田若慮其不能見功何不聊爾小試如其無益則請停止如其有益自當另為籌畫惟孫嘉淦從前所奏料理區別公田民田之法有不可行者其曰興和開平等處地畝令民人墾種擇其近城之地平方寬遠者畫為公田其餘皆為民田每墾民田二頃者必令墾公田一頃民田以為世業公田分給旗人酌定租粟加之月給錢糧則旗人之衣食自益寬裕等語蓋旗人原不善於隴田欲開荒地必得招民佃種若三頃之中取二頃為民人世業一頃為旗人公田不但養旗人之田地無多且此地既有民業而旗人又不善於耕種界址相連易於膠混不一二十年之間民與旗地之風又與京師五百里之內者無異矣至於月給錢糧一說尤不可行蓋錢糧乃國家

之經費自有定額理宜統天下之所入通盤而合計之斷
無隨無限滋生之人數屢屢增添之理有此二不可行則
其料理之法自當別籌臣請我 皇上暫派幹畧之臣
帶善於稼穡之民於興和開平諸城境內每處分撥數十
人量為開地數頃如彼處天氣之寒暖地脉之肥沃相宜
種植實如孫嘉淦從前所奏行之一年果有成效明年將
彼處但凡可興稼穡之地逐一查清官備牛具籽種招開
內附近居民有願往彼處耕種者令其每丁撥給上地五
十畝中地與下地酌量撥給一丁僅能耕種之數每一丁
作為一牌每十牌作為一甲甲編名號牌編次第令其相
度土脉相宜之穀粟籽種即興東作與之分糧如一年得
效明年可以推廣地方加倍行之明年又復得效三年更
復廣開地畝十倍行之推而遠之其利無窮所得之糧運

至關內平糶於直省欵收之地所得米價抵充牛具籽種之公項行之既久公項抵清之後每年所得糧石平糶於關內而量積於關外其糶出糧價亦存貯彼地積之數年可足分撥旗人之後即動此項銀兩在彼地蓋造房屋量彼地之大小出産之數目酌定撥兵之多寡將京師旗人內無恒産俸餉不能養贍之人陸續撥往駐防不必另給俸餉即令將彼處地畝酌量撥給其願自行耕種者聽其自便其不能種植之人令其佃種於民分糧食租以資養贍如此辦理行之既有成效然後將奉天一帶可耕之處亦照此陸續開闢撥兵居住使其三時力田歲晚講武散則為農聚則為兵不但八旗可圖永久生計而民人賴以資養者亦不可勝數試看不一二百年之間自西至東綿亘數千里勢如長蛇成一帶耕戰之兵城可以南視九省

北鎮諸狄威揚四陲勢連東土實天下之屏藩神京之保障此億萬斯年之計千載一時也

請清釐漕務疏乾隆十年　馮鈐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馮鈐謹　奏為請嚴州縣收漕之考成以肅官方事竊惟各省收漕之時弊竇易滋歷來防範之法著在令典者既詳且備使有漕地方誠能實力奉行加意釐剔原不至於滋弊在州縣本屬親民之官每遇收漕又多係任於倉內辦理事務就近體察其於民也呼吸更切則於其弊也稽查較易天下容有專於作弊之胥吏應無任其舞弊之州縣惟是利之所在鮮克矯然自異庸懦者受胥吏之餌而弗思振拔狡黠者樂胥吏之奸而倚為臂指夫漕米顆粒上關　天庾下繫民命凡上倉之米必須乾圓潔淨固定制之所在亦民情之所安而漁利

之術即從此生蓋明知踢斛淋尖折排制斛等弊易拈指摘有所碍而不敢肆每借米色爲辭微示其意在米色高低原可一望而知一經收書人等之播弄幾無定評納户畏其刁蹬而暗地之講貫或裏折或外加甚至度量倉有餘米而以銀錢折色固有不入其穀中而不止者兼且機深計巧其彌縫遮掩之處急切爲上官之所不得而窺則其恣行饕餮亦幾莫可究詰矣即上官偶有訪聞或所露端倪不至叅處僅將收書人等量懲發落其間因而稍稍斂抑者有之反因而轉甚者亦有之蓋被上司之一訪凡有使費皆將於民取償而且料其一訪則已示警戒未必再訪也弊既如此宜乎巧取於前首告即隨其後而輕易無人舉發者蓋緣米多之大户一遇扣折則其驗米色也僅存其名或亦擇好者作米樣其他槖槖口袋便可立時

傾倒又取其上糧爽利無守候篩颺等患亦遂安之米少之小戸或以斗計或以升計零星併算肥利更多但分開各人名下孰肯為數斗數升之糧賫發訟端敢與地方官爭執多寡隱忍而去亦遂安之是漕務帖然之中而官吏稟橐蓋有不可問者體國恤民其義安在現值各省漕務方興之日又漕臣新舊更替之會臣愚請皇上敕諭漕臣嚴飭各該糧道加意訪察倘有前項情弊俾無遁形則懲一儆百庶亦肅官箴而求民隱之一道也

請清社倉積弊疏乾隆十年　晏斯盛

湖北巡撫臣晏斯盛謹奏為請清社倉借欠以廣皇仁以永良法事從來事必務實而後有濟法必除弊而後經久如現行社倉之法自民捐之自民掌之俾閭里窮黎得為青黃不接之需毫無官吏之累誠為古來善政然

春借定秋還者社法不可易之例第有借而無可還者亦
民間偶有之情楚北社穀自雍正元年至今已二十餘載
生息倍於原捐查各州縣額貯穀數盈三五千石至二三
萬石不等但其間年歲豐歉不一錢糧漕米蠲免賑濟
皇仁已非一次而民捐民借之社穀有久經逃亡故絕
者未議豁除之條致社倉有不實之數州縣責之社長社
長牽連具報比追敲扑之不免此亦良法之未周者夫歷
年之久鄉村之廣人戶之多其間故絕逃亡者千伯什家
中勢所必有而按冊而稽不能不責之社長社長無措必
責之欠戶之親屬而累積既久本息日深親屬必設法規
避規避難掩又將逃之遠方親屬無著仍不得不責之社
長社長不得不為之代賠代賠之後社長皆視為畏途將
經理無人倉務亦致掣肘不然社長受累情有不甘或力

有不及必虛開數目倉無實貯因循輾轉年久歲深將實
借實還者皆牽混那移漸成大累不可不早為之清釐也
再社穀當豐稔之年家有蓋藏價值平減有不能借出及
不能全借之處州縣往往止核成數有本穀一千者必報
息一百不問其曾經借出與未經全借社長亦不無掣肘
或致虛賠利息亦有小累又不可不為之核實也且夫社
穀以濟荒歉亦以周貧乏也大荒大歉固有免追本息之
例而平常青黃不接之年其貧乏之中可以措還者固酌量
借給矣至於貧極無依荒月難活之民不敢望借者一鄉
之中原自無多若當社地方穀積盈萬息計盈千之處不
能令其霑沾粒似乎施有未周亦不可不稍為分惠也
楚北三年以來幸逢豐稔今年雖有水溢之處不過一隅
而大勢仍屬豐收正可乘時清理請令各府督令各州縣

將各社倉穀石徹底清查其各社中借出久欠之户如有實在逃亡故絕取具隣里甲保結狀並無虛揑者免其追還其實在借出現有着落者無許牽混至豐稔價賤之年不能借出並不能全行借出者據實每年開報毋拘本息成數其貧無依倚不敢望借之民請於存穀豐盈之處青黄不接之時於舊息穀内量借升斗使度荒月若息不充盈及極苦之民可收入額外孤貧養活者仍毋庸借給如此則當社之民無牽連敲扑之苦社長無墊賠之累而實借實收亦無牽捘朦混即無告之民亦得歲沾餘粒均沐聖恩於無既矣

請借籽墾荒疏乾隆十年　胡蛟齡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胡蛟齡謹奏為請推廣成效以闢荒土以裕邊儲事竊查陝省之榆林延安二府各屬近邊

[illegible]地以資生計而苦於牛具籽種無
[illegible]可富民借貸富民放債是利分府無藏弱
[illegible]貸蹉跎終年力作所獲於民乾隆四年經前督臣鄂
[illegible]達　奏明每年酌動官銀借給貧民令於秋收照時價
遵行乾隆八九年又經前撫臣塞楞額原任布政司帥念
祖先後　奏請動項分發借領照例於秋成還糧交官自
乾隆五年至乾隆九年共發銀六萬餘兩共收糧約十餘
萬石造報戶部在案此陝省借糧收糧已試之成效也臣
愚以為此法不獨陝省可行凡西北近邊之地似皆可倣
而行之如直隸之永平宣化等府晉省之大同朔平寧武
等府甘省之寧夏西寧等府俱皆鄰接邊疆隙地曠土所
在多有而　盛京之奉錦二府各屬壤地沃衍水泉豐溢
一經開闢即為膏腴若令概照陝省之法領銀交糧秦借

秋逆邊民之力能耕種者必無不願惟是領銀交糧之時無使勒指需索無令守候稽延而所交之糧照時價又必周准其多為加增以勸興之民情踴躍而來歲之領銀者自必雲集矣夫小民不願與官從事者懼官府之朘削甚於富民耳若果體恤民艱諸弊杜絕而所交之糧比時價又於有增益窮民於交官之外尚有盈餘以資口食彼何苦避官府而甘受富民之盤剝乎至於能自備工本不願領銀者則聽其栽墾限年陞科或官為開墾而招民承種照安西哈密佃種官田官四民六分收之例變通酌籌亦以可行竊謂宜令實心任事之州縣先試之一鄉一隅果有明效再行推廣其於積粟實邊之計或不為無補也

秦蕙田

籌利濟以裕民生疏 乾隆十年

禮部右侍郎臣秦蕙田謹 奏為推廣 皇仁通籌利濟以裕民生事竊臣伏見我 皇上仁覆如天臨馭以來刻刻以豢養黎元為念 宵衣旰食懃懇切至凡農田水利有關民計者無不舉市租商稅有裨民食者靡不蠲一遇水旱偏災截漕發粟平糶煮施動以百萬計蓋自古及今從未有若斯之痌瘝一體大化旁流者也近又欽奉 特恩將直省丙寅年地丁銀兩普加蠲免使山陬海澨窮鄉僻壤無一不霑 浩蕩深仁大澤敷天歡聲動地從此有田之戶及務本之農民固已無不曲被逢施淪肌浹髓微臣恭遇 聖世德洋恩溥之時敬體 皇上欲使無一夫不得其所之至意更欲於現行事

例通籌利濟以冀少裨　聖主愛民足用之懷於萬一

臣惟今日之民非特貧之為患而貧富不均之為患非乏財之為患而財用不流通之為患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日富則奢侈僭踰之獘生日貧則不惟煢獨鰥寡有無告之憂即詩書士類資生無策有不暇治禮義之苦若此等者賑貸之所難周蠲免之所不及而實何一不在

聖心軫念之中惟是欲以有定之經費供無限之蠲施此固理與勢所難而欲於萬無可商之中求一通融補救之道則莫若裒多益寡以民養民之為惠大而利溥也前者

衙掌　恩旨准留捐監事例以為賑濟之用俗則內部收銀今則外省收穀此誠通變宜民之善政也臣愚以為此例專令收穀則捐輸不皆踴躍倉廩未即充盈以之備荒而不足若稍為變通則捐輸充裕不惟賑濟有備而其

餘尚可沾溉困窮臣再四思維悉心推究則以專收穀石不如銀穀兼收之為盡善也況銀穀兼收之例山東一省上年業已議准暫行若更推之各省則其效必可立覩臣敬為我

皇上陳之收穀之便一其不便者四所謂便者誠以本色收貯利於興發而不失足食之本意也臣思五穀之與金銀其為利一而為用不同夫穀有豐歉而金無盈絀銀有定數而穀無定價民間所出之穀止有此數若果係豐稔穀粟有餘乘時收貯以備水旱誠為盡善若值歉少之時急公者購買上捐不惟穀價騰貴有損貧民而在倉多一石之儲即在民少一石之食況時價先後不齊雖經議減之後捐者仍屬寥寥一不便也米穀不可久貯直省燥濕不同若陳陳相因霉爛可慮有用化為無用二不便也倉穀交代盤量折耗不無賠累官吏視為畏途

隱致抑勒撓阻捐者裹足不前三不便也直省之田土不
一江浙川廣為產穀最多之鄉閩粵雲貴有食米不敷之
處必欲一例徵取恐多此盈彼絀四不便也有此不便臣
所以慮捐輸之不皆踴躍倉廩之未即充盈以之備荒而
不足者也今若槪令銀穀兼收其便有五蓋捐輸一事有
天時地利人事之不齊豐年則穀便歉歲則銀便此係於
天時者穀多之鄉利於穀穀少之地利於銀此係於地利
者力田之民利於穀逐末之民利於銀此係於人事者況
捐穀尚有時價高下之不齊捐銀則貴賤多寡皆畫一此
一便也有穀者不必易銀則穀多不至價賤以傷農有銀
者不必易穀則穀少不至價貴以傷民銀穀任便輸納爭
先倉廩必致充裕二便也捐賑理應用穀而饑民待哺維
亟開倉僦運有需時日即領穀到手尚須舂簸炊爨若捐

項既足銀米兼賑餅餌立能果腹挾背兼可謀生且賑一半之銀即留一半之穀倉貯不致大虧三便也水旱告急事存呼吸例應一面奏

聞即一面動帑惟是正項地丁關係重大所司出納過謹災民遺漏堪虞若果銀米充足施展寬裕長吏不屯其膏窮民隱受其惠四便也倘銀穀兩收穀少而銀多則不妨移此地有餘之銀買別處有餘之穀以歉歲有餘之銀買豐年有餘之穀賤糴貴糶倉穀必豐並可濟常平之不及五便也至於各省藩庫為貯備之根本若此例一行除穀石仍收本色外所有全省賑項之銀均令解交藩庫通盤核算將應備賑濟之額儘數存留平時則酌量年穀之貴賤以供調度臨期則審視地方之緩急以資接濟以全省之入救一隅之災有疏通而無耗絀庶幾不虛我

皇上籌畫倉儲有備無患之至

意若行之日久必有盈餘則各省農田水利之當興諸及養濟育嬰諸務與鰥寡孤獨之無告者貧生不能餬口及有關學校書院之待給者均可酌量取資而以本省富戶之有餘濟本省貧民之不足盈虛相濟財用流通即凡賑貸難周錮免不及之民從此無不均霑聖澤於尤天化日之下惠而不費用而不竭此臣所謂稍為變通則不惟賑濟有藉而其餘尚有沾溉困窮冀少裨聖主愛民足用之懷於萬一者也合無仰懇天恩敕部定議將現在議行山東捐監銀穀兼收之例永遠通行各省除赴捐之人有穀上倉者仍照舊收穀外其情願捐銀者即照部價一百零八兩之額一體收捐按季造冊連銀解交藩庫藩司按季造冊咨部換照戶部即隨批封發以便將給所有應收似食紙張冊費銀兩量照舊例酌行此外不

得多索絲毫違者察出議處至部臣前議州縣收銀恐開虧空之端令今解交藩庫自可毋庸慮及又近日湖廣督臣鄂彌達奏請停止本色一概收銀已收監穀糶後毋庸買補經戶部議一概准收折色恐未補之倉儲足額無期臨時之購買轉運未便而已收之穀糶後不行買補倉儲日漸虧空均毋庸議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鄂彌達所奏欲將本色停止臣則謂銀穀必須兼收鄂彌達謂穀糶毋庸買補臣則謂銀多正使收糴意見似有不同並非現經議駁之條瀆陳　聖聽臣蒙　皇上不次擢用隆恩敬體　聖主欲使無一夫不得其所之至意用忘愚昧敬以上陳

陳浙省事宜疏乾隆十年　彭啟豐

刑部右侍郎臣彭啟豐謹　奏為敬陳管見事竊臣仰見

我　皇上勤求民瘼　恩綸疊沛有加無已臣周歷
浙省留心咨訪謹將管見所及有裨政治有益民生者為
皇上陳之
一官湖之宜實力開濬也浙省山高水駛一遇蛟水驟發農田輒被淹沒若雨澤稀少又不足以資灌溉蓋自有聽民開墾准報陞科之例猾吏奸民因緣攘奪或佔蓄水之湖為田或侵淺水之溝為地日積月累水道填閼上年淛江布政司潘思榘請嚴禁侵佔官湖一摺部臣議覆除已經報墾之地畝其餘蓄水之處劃明界限不許再行開墾在案此但禁其未然而不改其已然也如餘杭南湖之水發源天目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郡自前撫臣朱軾加意濬治迄今日久沙土淤塞侵佔甚多西湖之水灌田萬頃今湖身淺狹葑茭蔓蔽其他會稽上虞餘姚慈谿等處之

湖皆徒存其名而難按其實地方印官非不知開濬之宜急但以工費為難因循不治豈知水利不修則農田之益不廣請

敕下督撫二臣酌議次第開濬之法令道員同知及分管水利各員逐一履勘剗除侵佔疏瀹壅塞實力奉行因不同之地形設相因之利賴務使蓄洩咸宜旱潦有備則民生被澤無窮庶幾一勞而永逸矣

一徵收漕糧之宜劃一也江南漕米每石收漕費五十四文以二十七文給運丁二十七文歸州縣為修倉舖墊人工飯食紙張以及折耗等費雍正七年間由江南撫臣尹繼善　奏准在案於是江省民不擾而官不賠丁亦無虧法至善也查浙省杭嘉湖等屬界連江省漕數亦畧相同其運丁設有漕截一項由州縣徵給辦理諸費已無不足而州縣漕費並未議及是以歷屆收漕州縣每以費繁賠

累為苦不得不藉餘米解頭幫貼但聞每石漕米竟有私
加五六升至一二斗不等而餘米並無確數浮收例應禁
革於是蠹役得以乘機竊取運丁藉以嚇詐勒加官民並
受其累雖上司屢行飭禁錮弊實難剔除臣竊謂江浙收
漕事同一體與其暗索私加不若指明定耗請　勅下
漕臣於運丁漕截一項外酌議援照江南之例每石收錢
二十七文為州縣修倉鋪墊等費仍嚴禁不得顆粒浮收
運丁亦不得藉端需索則漕政肅清軍民相安而官員亦
免賠累叅罰之苦矣
一請酌定官員往來夫役多寡之則例也浙江有額設均
平夫一項銀兩以供夫役差徭之用而各處額銷有一定
之舊例每年差役有繁簡之不同差簡之年可以敷用若
遇差繁之歲賠墊為多州縣每不勝其苦蓋凡　欽差

馳驛官員給與勘合額有定數易以應給惟浙江本省官員往來水路用船隻縴夫陸路用兜夫扛夫向來並未酌有定額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名其實原不需此數無如本無定額故吏役家人得以任意多索或折銀入橐稍不遂意即威加凌辱且夫役必預期齊集窮民晝夜伺候不免飢寒倒斃近來浙省督撫灼知此弊出巡時每預為禁約騎從已屬減省然非奉有定例則經行之州縣仍不敢不預備臣請

敕下兵部酌議官員之大小差使之繁簡核定人夫名數多者不得過若干庶州縣有成例可遵得免滋擾至於均平夫銀兩歷來布政司造冊報銷按數七折其三分扣存藩庫以為各衙門使費此項尤屬無名應行令撫臣實力清查以除侵蝕者也

一請禁兵役巡鹽之借端擾民也浙省黃巖太平一帶地

多斤鹵鹽產甚旺其鹽梟私售之罪自爲律所不貸然所謂私煎者必於某村鎮內聞有煎鹽氣息方入戶稽查果有煎鹽器具及現存濾鹵方得謂之私煎所謂私售者必現見其挑負多觔在禁例觔兩以外者方得謂之私售非許其排戶搜緝將食鹽指爲私鹽也臣按行溫台諸郡聞兵丁借端凌虐窮民不曰巡鹽而曰搜鹽挨戶搜查竈前牀下稍有食鹽存積多方嚇詐得錢方行釋放苟不遂欲即指爲私煎私售拿送到官其或以一家一人之鹽觔無多並數家數人之鹽湊數扳指獲送邀功窮民有口莫伸

竊念 皇上仁施浩蕩特免玉環漁船之稅誠爲曠古未有由此推廣 皇仁鹽政巡緝固所當嚴而兵弁之誣詐亦所必禁仰祈 敕諭浙省文武大臣嚴禁兵弁不得借巡鹽之名排戶搜緝將零星食鹽併成一夥指爲

私鹽則沿海窮黎俱沾 皇恩之阜育而鹽政益覺肅
清矣以上四條仰體 皇上博採羣議之盛心敬效臣
下芻荛之一得伏祈 睿鑒施行

陳盛京邊防民食疏 乾隆十年 和其衷

監察御史臣和其衷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
事竊臣猥以庸愚荷蒙委用每念受 恩深重恒慚報
稱無術惟有夙夜冰兢深自刻勵以期勉竭駑駘稍盡職
守自奉 命稽察 盛京事務以來已歷二年凡地方
之情形旗民之生計一有見聞必廣諮博訪悉心體察冀
效一得之愚以仰副 聖主擇及芻荛之至意所有管
見數事敬為 皇上陳之

一重邊疆以資防範也伏查山海關外以北迤東一帶共
設七邊邊門之外則係各蒙古部落由七邊之東而南直

接鳳凰城則為六邊乃奉天寧古塔之分界此盛京東北二面之屏藩也向來各邊俱編木為柵以限内外柵外浚濠以禁越度該管各員勤於巡防隨時修浚邊防實稱嚴密乃數近年以來總理大臣漫無稽查該管各員遂因之怠玩附近邊門數里尚有濠柵離邊門稍遠者多成坦途不惟大夥私參易於透漏亦恐違禁貨物任意出邊雖近經將軍達爾當阿加意辦理較前已覺改觀但積玩之後非大為整飭嚴立章程誠恐將來日久視為具文仍復廢弛均未可定臣愚見請

勑交將軍達爾當阿於本年巡邊之時親身周歷詳為相度木柵務令堅密土濠務令深通以復舊制並將嗣後總理大臣應作何輪流查閱該管官員應如何更番巡視以及土濠木柵應如何隨時修浚之處詳悉定議奏請

聖訓施行再查熊岳所屬

旅順海口設有水師營官兵以為巡防之用與天津水師營聲勢遥相呼應為奉天南面之保障關係綦重乃聞自設立以來相沿日久亦皆廢弛該管各員既不勤加操練兵丁巡哨不過掩飾虛文即軍裝器械半皆朽壞似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臣愚見亦請 勅交將軍達爾當阿確實察明將自今作何整理嗣後如何稽察之處一併詳悉定議奏請 聖訓施行如此庶邊海要區防範既嚴於弭盜稽匪之道不無裨益

一廣積貯以裕民食也奉天土厚泉甘深宜稼穡收穫之多既倍於他省糧儲之賤亦半於內地故每遇豐收之年轉有熟荒之慮且小民止顧目下鮮知蓋藏偶遇偏災即束手無策此皆當預為籌畫者也伏查乾隆八九兩年仰賴 聖主洪庥連獲豐收今春雨雪調勻民間俱已及

時揣糧將來接連得雨大有可登臣愚見請
勅交奉
天將軍府尹將旗民各倉現在實存糧石是否足用應否
買貯之處詳審地方情形及收成分數定議具奏若須添
補則動支備用銀兩揀派廉幹之員分頭買貯以裕倉儲
仍照常平之例每年於青黄不接之時或借或糶以濟民
食若倉糧足備各項之用無須添補則請將海口之禁量
為寛展使内地商賈源源流通以免傷農之患如此通融
辦理於内外民食均有裨益
一興紡織以濟民用也伏思小民生計衣食為先務本要
圖耕織並重獨是奉天各處地多宜棉而布帛之價反倍
於内地推原其故大抵旗民種棉者雖多而不知紡織之
利率皆售於商賈轉販他省既不複種棉之用而又歲有
買布之費此亦當亟為經理者也臣愚見似不必繩以官

法迫以禁令惟　勅交奉天將軍府尹加意講求實心
勸諭多製紡織之具俯發各屬令有司依式成造量給旗
民之種棉者仍雇覓善織之工數人令其因時隨地多方
教導即以民間訪織之多寡為該管有司之功過如此行
之數年之後人獲其利必競相趨展轉效仿將不煩程督
而各勤其事出產漸盛布價自平於旗民生計不無裨益
一廣開採以利民用也奉天各屬山多樹廣材木柴薪用
之不窮近年以來生齒日繁取者益衆附近山場木植漸
少而市價因之愈昂民間日用頗覺艱難查錦州以西寧
遠一帶山多產煤現經封禁向來地方官員自顧考成唯
恐生事雖屢經有人奏請開採而終阻抑未行伏思奉天
東南之北西湖一帶逼近　盛京因地多產煤現已開採
有年附近旗民實屬利賴亦並未聞有聚匪生事之端今

窵遠之煤事同一體且離奉天甚遠較之北西湖更為不同而乃將此天地自然之利為因噎廢食之計置之不問則深為可惜伏祈 皇上勅交奉天將軍府尹確實查明如何招商開採作何設法稽查之處查照北西湖之例斟酌定議奏明辦理於旗民生計亦有裨益以上四款均係臣淺陋之見不揣冒昧條列具陳是否可行伏候
聖訓

陳邊省城垣辦理良法疏乾隆十年 彭肇洙

協理陝西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彭肇洙謹 奏為密攄愚悃仰祈 睿鑒事臣於本年三月十六日閱得工部知照臣衙門咨文內開川陝總督慶復等為邊省城垣應請分別急修以資保障一摺原議工程在一千兩以上者籌用存剩公項銀兩一千兩以下者今該管州縣於養

康公費內捐修督撫司道共襄其事經工部議覆於三月
初七日具奏奉
旨此議覆內慶復等奏稱一千兩以
內之工程令州縣合力捐修督撫司道等共襄其事等語
部議准行朕思大小各官所領養廉原以資其用度未必
有餘可以幫修工作倘名為幫助而實派之百姓其弊更
大轉不若名正言順以民力襄事之為公也此議不准行
自古有力役之征庶民有赴功之義况城垣為地方保障
正所以衛民而使之安堵即如人所居者廬舍耳而必環
以牆垣為藩籬之計其事甚明其理易曉且官民原為一
體上下所以相維今則漫無聯屬恐日久相忘卒有用民
之事必且呼應不靈臣工為此奏者頗多亦不無所見朕
再四思維凡有修建重大工程小民力不能辦者國家自
不惜帑金為之經理至於些小城工補葺培護使之不至

殘缺傾圮則小民農隙之所能為而有司之所當善為董率者也餘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既已曲諒大小臣工而又使民知尊君親上之義誠體國經野之至計然而愚臣竊有所請者我朝 列聖相繼休養生息百餘年來淪肌浹髓民生其間竟有終身不見長吏老死不入城市者雖唐虞之風動成周之太和詎有過焉我 皇上惠愛元元益加周至無論力役之征不忍絲毫及民即累年各省偶遇偏災蠲免正項錢糧且不知其幾千萬此天下臣民所目擊而身受者民獨何心坐享 皇家之厚賜而不知趨事赴功以圖報効于臣工為此條奏致 聖慮官民不相聯屬恐將來卒有用民之事必且呼應不靈是堯舜之民不從欲成康之民不遵道也臣愚似以為過計矣惟是城垣為國家要務所以

捍倉庫衛民生而資防禦有倉庫然後有民有城垣然後有倉庫用民之力還以自保其身家諒無不踴躍從事者但其間所需用磚石灰料等物雖補葺無多而民間亦必按里攤費計户出夫然後可以興作州縣官勢不能親身催率則不得不假其衆於書役里胥辦之而善民自樂於急公辦之而不善轉借
諭旨以為强科硬派之據事所不免且陜西州縣半屬邊鄙其地苦寒其民輕悍其原奏應修之城垣甚多此中自應分緩急先後誠恐督撫奉到
聖諭不善理會以為既應歸諸民間一時通省驟令興工或反滋其惶懼蓋愚民沐
國家之休息則相狃為故常而恬不知異動久安之手足則驚為苦我而轉不自寍此情理之或然也臣愚以為此案工程似宜仍令督撫會同司道等官恪遵
諭旨悉心商酌務得一辦理

良法如何民自急公如何官不擾民相其機宜次第修理寬其歲月勿迫以期俾百姓為其事而不知服其勞而不怨方足以仰副我　皇上官民一體之深意焉

備陳工賑情形疏乾隆十年　常安

浙江巡撫臣常安謹　奏為備陳工賑情形事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承准大學士等字寄乾隆十年十月十一日欽奉　上諭有人奏稱近日民驕之處有二一在工程一在賑濟赴工者領帑到手私自潛逃望賑者一有不得閙堂鬨市此等之事多由地方官辦理未善曲飾其說以為民驕之故等語現在各省民情稍加恩惠俱知感戴細察情形此時尚無驕縱氣象間有一二鬨閙之處或係地方官辦理未善以致釀成事端亦未可定令臣平日留心化導遇有工賑訓飭屬員妥協辦理使諸弊悉除民情帖服

臣查賑濟一事地方偶值旱澇其實係災黎資生之策待
哺倉皇原無騎縱之氣但民類不齊良奸雜出有守分之
人即有滋事之人有勸勉為善之人即有哄誘為匪之人
其漸不可不防其機不可不察若刁風一啟醞釀成習必
貽日後隱憂此一定之勢亦不易之理也臣即就上年淅
省賑濟為我 皇上縷陳之臣辦賑之始以為恩不可
以不寬法不可以不密恩不寬則無以惠窮民法不密則
無以惕奸匪是以日與司道密商不敢稍涉張皇以杜奸
民覬覦之念外示靜鎮內極運籌秘委各員先後確勘不
憚再三奸民深為不便傳布流言以為臣有諱飾之意殊
不知臣於七月初七日聞報即星委道府携帶司庫銀兩
前往被災重處先行料理散賑一月口糧至八月十三日
即將被災輕重具奏 題報在案二十餘日之內撫綏多

方規條粗定其非諱飾可知及散賑之際臣隨身赴該地
清釐冒濫訪拿百有餘案然後奸黨斂迹梗賑無人實在
災民始無遺漏是以自始至終並無一人流移於鄰省者
其時男婦歡呼人人合掌頂祝感謝 皇恩萬口同聲
倘使奸民未伏則合掌頂祝之人即可為塞門鬨市之人
挾飢民為護符視官長為孤注延倉粟為金穀幸災年為
利市然則災民本無驕縱災民之舉動實奸民鼓惑率領
以倡之也臣伏念 皇上以天施地生之仁擴民胞物
與之量凡立綱陳紀無不周民隱而厚民生而其與覆載
同量冠古今特出者尤莫如賑濟一事挈億萬生靈於流
離顛沛之中立予之以安全而奠之以袵席古所謂援枯
就生附肉於骨何以加茲當此 皇恩疊沛之會即多
費數十萬銀米於帑項曾無大損既可仰慰 聖懷亦

可博數民惠惟思奸民趨利如騖以術感愚以詐誘拙非甚循良鮮不為其煽引此時雖無驕縱情形而有不免趨於驕縱之漸則日釀日滋深恐勢之所激必有致　皇上欲加以浩蕩之恩而不可得者似此非常之善政不無輾轉之隱憂所為緦緦過慮而犬馬愚忱不敢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於糜費錢糧猶其小焉者也雖然良奸之類則分之於民恩威之政則操之於官此在督撫大吏當使　恩施出之　君上防範密於臣工細察其為淳為漓陰戢其若馳若驟以法輔仁以斷襄愛平時悉心化導一旦有賑濟等事則整齊而調劑之因地制宜寬嚴並用以無負　皇上委任之隆而已今年浙省仰賴
皇上至誠感格雨暘時若年穀豐收然臣恐百姓享茲饒裕之樂即啟奢靡之端臣心愈加警惕諄切勉民謹身節

用永逸　天庥民頗知遵吏頗知飭至於工程一項浙省大者莫如江海塘工其餘城垣堤埝議修議築不一而足俱係核實驗給並無如條陳內所指諸弊茲奉　諭旨尤當刻刻提撕事事體認雖在無事之時常懷有事之念勿敢怠逸總之官民一體以愛民之心朝謹夕誡休戚常覺其相關斯民亦奉官之教循分急公率履自臻於罔越驕縱之氣既消禮讓之風日益此臣所夙夜自惢而愧未能仰贊修和之治者也

請敕臣工和衷疏乾隆十年　馮元欽

協理山西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馮元欽謹　奏為請

勑議事臣工協恭和衷以裨　國是事伏思臺諫一官職司言路其於　國家之事固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廷臣議事每戒黨同亦惡伐異近見臺臣與部臣意見

紛歧各持一議六部皆然而於刑部為尤甚臣請得而詳
言之人情莫不好同而惡異而以施於議事之際則斷不
可即如刑罰一條刑部總其成其所以講明而切究之者
較之臺臣為更悉然臺臣所閱之稿視部臣不過十分之
二其察核也為較易近見臺臣陳奏刑名案件奉 旨
發交廷議為部臣者應於九卿會商之時詳審定議恭候
宸斷乃竟不俟會 題先行奏辨意本專於剖白語
或近於詆訶此則部臣之失也夫刑罰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畸輕畸重毫釐千里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誠慎之也為臺臣者遇法司核擬
之稿固宜悉心商確以求其至當然成見不可存而意氣
尤不可用苟有所疑則嚴商刑部商之再四而不從未必
人皆非而我獨是也宜平心靜氣詳閱案情刑部議是則

從而是之實見為非然後兩議方為和衷共事之道乃或以自是之心竟成角勝之勢少有不合動輒牴牾其意見偏執不能保其必無此亦臺臣之過也伏讀 上諭近來御史等往往以兩議相尚此風不可長 聖主早已洞見其然矣夫患常起於忽微而害每成於積漸臣閱前代之史言路與政府彼此相軋國事日廢今斷未必有此不可不防其弊蓋始則偏執繼則忿爭其初各持一是非其後竟成為水火分門別戶儼若敵仇所關非細迨懲其弊而矯之又恐流為緘默依違瞻顧相習成風 朝廷設立臺諫之意謂何伏乞 皇上敕諭部院大小臣工凡遇公事會議無雷同附和無固執紛爭辦公事如辦己事辦 國事如辦家事都俞吁咈交讓一堂以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隆則庶民幸甚